

## 湖头条

## 守护燕巢

姜舟林

杨柳的绿丝绦在风里打了个转儿,轻飘飘扫过院角青石板的苔痕,檐下忽然多了几声脆鸣——是燕子驮着江南烟雨,斜斜掠过巷口沾雨的杏花枝,稳稳落在我家楼房底层的房檐。雨丝沾在它们黑亮的翅尖,顺着羽毛纹路滑下,在水泥板块边晕开小小的湿痕,像谁挥毫时不经意落下的墨点。

老熟客熟门熟路钻进去去年的泥巢,低头蹭着留着草香与绒羽的巢壁;新燕则在檐下盘旋,滴溜溜转的眼珠扫过院中新抽芽的枇杷树,终于选中车库旁避风的檐角。一口湿泥、一根带露的青草,它们把春日的希望,一点点垒成碗状的暖巢,每一次振翅往返,都像在把江南春景搬进小院。

丈许高的屋檐曾藏着一场慌张。那年绒毛未齐的雏燕被狂风卷落在地,嫩黄嘴丫泛着粉,光秃秃的身子抖得像落光叶,细弱的叫声像细针扎得我心口发紧。我搬梯子的手直颤,松木梯腿磕在青石板上咚咚

响,惊飞了院角啄食的麻雀。送回雏燕时,老燕正焦急盘旋,见我靠近便猛地俯冲,翅膀擦过我的脸颊带着凉意,可看清我手心的雏燕后,它的动作忽然柔和,翅膀轻擦我的手背,羽毛的温热顺着指尖漫进心里,像春日晒过的棉被。

可风总爱撞碎温柔的梦。邻居搬家时,杉木柜边角扫过巢身,干枯草茎与泥块簌簌落下,我蹲在地上拾捡残巢碎片,沾泥的狗尾草叶、缠在上面的细麻绳丝,都像被揉皱的旧时光,风卷着碎草屑掠过脸颊,我忽然想起老燕翅膀的温度,鼻子就一下子酸了。

今年春风再临,黑亮的身影又落在檐角。它们绕着残巢转了几圈,盯着残留的草茎似在辨认去年的爪印,随后便衔泥、垒草,把破碎的旧巢补成新模样,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认真,像在修补一段珍贵的旧时光。

忽然想起乡下的老房子,屋瓦青苔厚了几层,窗棂木纹裂成沟壑,曾筑满喧闹的老巢,如今

是否只剩残垣在风里摇晃?小时候我总趴在木窗台,看燕子进进出出,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择菜,阳光洒在她铜紫的脸上,菜篮里的青菜沾着晨露,湿了她的蓝布围裙。原来每个巢,都拴着回不去的过往,拴着乡下老屋的南瓜饭香。

我站在远处张望,怕风掀翻檐角的暖,怕孩子用竹竿去碰,怕暴雨打碎这来之不易的温柔。后来我请师傅装了监控,手机屏幕里,总能看见黑亮的身影进进出出,雏燕张开嫩黄的嘴接住春光,它们在巢边梳理羽毛,翅膀碰着翅膀,像在说悄悄话。

其实我守护的从来不是一个巢,是燕子翅膀上的江南烟雨,是雏燕脆鸣里的童年,是乡下老屋的饭香。那些如金的岁月,藏在这一团泥、一根草垒起的暖巢里——只要巢还在,春天就不会走,旧时光就永远有处安放。此刻风拂杨柳,檐下脆鸣又起,我知道,巢里的温暖会陪着我,走过一个又一个沾着雨香的春天。

## 一捧香椿寄春风

汪娟

香椿嫩芽是春季节令性野味。它那略带药性的味道就像云南折耳根般,让爱的人吃不够,让不爱的人避之不及。

每年到了香椿最佳采摘期,清晨,伴着鸟鸣与晨曦,我们总会惦着菜篮子跑到香椿树旁看看长势。若是可以采摘了,便一刻不停开始摘起来。先摘低处触手可及的,一手扶着枝干,一手飞快的“掐掐掐”,很快便掐了一大把,扔到菜篮子里。香椿最好吃的是还没有木质化的枝叶,太嫩的部分口感发苦且不脆。因此太嫩的“芯”我们一般不摘,留下来继续生长。

低处摘尽后,高处的枝丫,便需要借助工具压弯枝才能勉强够到。每到这时我们就少不得抱怨“这棵树太高了,根本够不到,咋不给砍了去”。其实我们哪里知道,这片香椿林,是父亲当年栽下的这棵母树繁衍而来,如今成荫成片,全靠它根系发达,种子繁盛。

当然采摘还是要细心些,不然就会把有毒的臭椿芽摘进来。香椿附近偶尔会出现一棵臭椿,它们外貌非常相似,易采错。臭椿很臭,与香椿的气味截然不同。你只要闻过一次,嗅觉器官定能记忆深刻。从此你也会知道,为什么不带花香味的香椿名字里也会带“香”字了。

很快菜篮子便被装满了。趁着香椿还新鲜,过一遍沸水。香椿焯水可以去除亚硝酸盐和降低草酸,焯水后立刻过一遍凉水,还能起到固色保鲜锁脆的效果。最后吃不完的可用保鲜膜裹好,冷藏保存,或是在竹筐里晾晒,风干保存。待积攒到一定数量,便会寄给外地的家人。

很快,一盘香喷喷的香椿炒鸡蛋便出现在了远方家人的餐桌上。小小香椿,就这样牵起了分隔两地的家人。热气腾腾的香椿炒蛋,裹着故乡的春风,也盛着远方沉甸甸的牵挂,一口下去,全是家的味道。哪怕山水相隔,这份春日的鲜意与思念,也从未被距离冲淡。

一场春雨过后,采摘没几天的香椿,新芽又长得茂盛,一场新的采摘将再次开启……

## 郝堂暮春

李传昊

暮春时节,女儿央求我带她去郝堂看春天。

车子拐进乡道,山便从两边围拢过来,像是藏着什么秘密。公路如带,弯弯绕绕,约莫20分钟,眼前豁然一亮——一个青瓦白墙的村落,静静地卧在山眉的弯处。这便是郝堂村了。

村口卧着一块石头,黄白色的,上面刻着字。走近看,是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,说郝堂是“画家画出的村庄”。我摸了摸那刻痕,粗粝而温暖,像是这村子从纸上走下来的脚印。

山如眉黛,村子便是眉梢的一颗美人痣。郝堂的玲珑,不在于它有多大,而在于它恰恰好地安放在山脚一个柔和的角度上。山是单纯的底色,村是灵动的点缀——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,辽阔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。但山也需要点缀,村子点破了山的寂寞,也让山水有了生气。

什么来点缀村子呢?是溪,是花,也是人。

先听见的是水声。七龙溪从山间流下来,时宽时窄。宽阔处,两岸青山倒映其中,水里的山比岸上的还青;狭窄处,只容一水穿过,淙淙之声如鸣佩环,清凌凌地往人心里钻。深吸一口气,空气是甜的,裹着水汽与花香,从鼻腔直润到肺里。

溪上有一座拱桥,青石砌的,桥洞下水流清澈。我走过去,又走回来——不是闲得无聊,是这桥上风光实在耐看。站在桥上往上游望,溪面被樱花树掩映着,粉白的花瓣正簌簌地落,漂在水面上,随波而去,那是春天送给夏天的礼物。女儿正在桥下和一群孩子嬉水,裤腿挽得老高,笑声溅起

来,比水花还亮。

桥头有一家汉服体验馆,门口人头攒动。几个姑娘穿着古装,撑着油纸伞,在樱花树下拍照。衣袂飘飘,恍惚间像是回到了某个古老的春天——那些姑娘像飞仙一样姿态翩然,在我眼前凌空而起,轻灵而自由。

沿溪而行,一阵清香随风飘来。信阳毛尖非遗茶坊的门敞着,一位茶艺正在铁锅前炒茶。他的手掌在滚烫的茶叶里翻飞,动作不紧不慢,像是做了几百年的样子。灶膛里红红的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庞,目光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旁边是炒制好的茶叶,或卖给慕名而来的游客,或通过订单销往外地。陶艺非遗坊里,几个孩子围在拉坯机前,小手沾满了泥巴,正学着把一团泥变成碗的形状;他们的母亲站在一旁,没有催促,只是微笑着看。这些手艺,不急不躁,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,正在代代相传。

走着走着,耳边忽然听见另一种水声——不是溪水,是泉水。循声找去,溪边有一口泉,石壁上刻着“鳌泉”二字。泉眼不大,水从鳌嘴里喷出,清冽透明,汇成一潭。我蹲下身,捧了一捧送到嘴边,水是凉的,带着微微的甜,一口下去,整个人都清润了。

不远处有一面方言墙,写着各种信阳土话——“搞啥子”“得劲儿”“克饭”……墙前,一个年轻的父亲正教他的孩子念。孩子念得怪腔怪调,父亲笑得弯了腰。我站在一旁听着,忽然想起自己的长辈,他也常说这样的话。那些词,像是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就把记忆里的门打开了。

巷子深处有一家小店,门楣

上写着“袁家秘制酱菜”。门口摆着几口大缸,缸口盖着玻璃,能看见里面的酱豆、腌萝卜、糖蒜。一位老人正在往罐子里装酱,动作麻利得很。他见我打量,便用竹签戳了一块酱萝卜递过来。咬一口,咸中带甜,脆生生的,满口都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这味道,是时间腌出来的,急不得。

村头有一栋改造过的老房子,便是中国乡建院了。院子里有几棵老树,树下放着几把竹椅。我坐在竹椅上歇了一会儿,看着院墙上爬满的藤蔓,心想:这村子之所以让人觉得舒服,不是因为造了什么新东西,而是因为留住了旧东西。那些老屋、老墙、老井、老树,都还在。村子像一棵树,年岁长了,枝叶繁了,根却还是那条根。

这座村子,曾经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外出谋生,萧索冷清;如今,归乡人携着见识与积蓄回来创业,新乡人从远方来开民宿、建酒店,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乡村振兴这四个字,写在纸上只是概念,落在郝堂,就是这山、这水、这茶、这花,就是这些安居乐业的人,就是这暮春黄昏里,一个外乡人站在水库大坝上,舍不得走的心情。

暮色四合,山上步道旁的路灯一盏盏亮起,疏疏朗朗;山下也次第亮起万家灯火。山上的灯将黑暗晕成淡青,山影朦胧,树影缥缈;山下的灯却把夜色暖成一片碎金,仿佛有人把一捧碎金子撒在了这山坳里。而这满地的碎金,不正是郝堂的村民们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么?

夜色浓了,我转身下山。身后,万家灯火在暮春的风里,静静地亮着。

## 诗品时空

## 望月

李胜志

怀抱玉兔  
嫦娥倚门而望  
她在等我升天  
我在等她下凡

在凡间  
我修行三千年  
只为登天  
看一眼月亮

也许这一辈子  
我们会一错再错  
月圆或月缺  
日子都不会过得那么美

风一场  
雨一场  
因为相思  
你病一场  
我病一场  
我们谁也不欠谁的

没有比望月更痛苦的了  
你下凡  
抑或我升天  
都与月亮有关